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中东研究

2017 年

第 2 期

(总 第 6 期)

MIDDLE
EAST
STUDIES

2017 No. 2 (Vol.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7年

第 **2** 期

(总 第 6 期)

MIDDLE
EAST
STUDIES

2017 No.2 (Vol.6)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备案)

西 北 大 学 中 东 研 究 所

中
東
研
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研究. 2017 年. 第 2 期: 总第 6 期 / 西北大学中
东研究所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 - 7 - 5201 - 2445 - 4

I. ①中… II. ①西… III. ①中东问题 - 研究 IV.
①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9686 号

中东研究 2017 年第 2 期(总第 6 期)

编 者 /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郭白歌

责任编辑 / 孙美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445 - 4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刊得到“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基金、
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
陕西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资助

《中东研究》编委会

主办单位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铁铮 朱威烈 刘鸿武 李绍先 杨 光
肖 宪 张倩红 彭树智 潘 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俊 丁士仁 马丽蓉 马明良 马明贤
马晓霖 马福德 王新刚 王 泰 王林聪
王锁劳 车效梅 叶 青 毕健康 刘中民
安春英 孙德刚 李伟健 李荣建 吴 磊
何志龙 张 宏 陈天社 金忠杰 哈全安
姚大学 姚继德 唐志超 黄民兴 韩志斌
薛庆国 冀开运 戴晓琦

主 编 黄民兴

执行主编 韩志斌

执行编辑 闫 伟

编 辑 组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申玉辉 闫 伟 李 玮 李福泉 赵广成
蒋 真 刘金虎

目 录 Contents

名家随笔

缘结天方一甲子	仲跻昆 / 3
---------------	---------

当代中东政治

沙特与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对抗与策略互动

——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曾向红 陈明霞 / 21
------------------	--------------

沙特站在十字路口

——当前沙特主要困境及政策调整	田文林 / 52
-----------------------	----------

埃及在与以色列和解进程中的观念重构	高尚涛 / 71
-------------------------	----------

巴勒斯坦地区水资源管理探析	曹 华 / 83
---------------------	----------

“伊斯兰国”对以色列的威胁评估

——意识形态、组织活动与社会基础层面的分析	王 晋 / 103
-----------------------------	-----------

中东社会史

中东的部落主义与国家……〔英〕欧内斯特·盖尔纳 著 姜欣宇 译 / 129

论利比亚部落社会的结构及其特征 …………… 王金岩 / 149

当代阿尔及利亚女性社会地位研究 …………… 王亚庆 孙德刚 / 172

埃及史研究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异质性及其原因 …………… 赵克仁 / 195

卡尔纳克神庙的起源和阿蒙神崇拜的开端
……………〔法〕吕克·贾宝德 著 高 伟 郭子林 译 / 215

会议综述

“中东格局变迁背景下的土耳其历史和国家治理”
会议综述 …………… 马青华 / 241

Abstract …………… / 250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学术简讯 (2017 年 7~12 月) …………… / 258

更名说明 …………… / 260

《中东研究》约稿启事 …………… / 261

CONTENTS

Academic Interview

- My Studies on Arab Literature for Past Sixty Years *Zhong Jikun / 3*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Politics

- The Confrontation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in the Yemen Civil War
—A Study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Zeng Xianghong, Chen Mingxia / 21*
- Saudi Arabia in the Crossroads
—The Contemporary Dilemmas and Adjustments for Saudi Arabia
Tian Wenlin / 52
- The Israel Power and the Re-shaping of Egyptian
Ideas of Countering Israel *Gao Shangtao / 71*
- On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Palestinian Area *Cao Hua / 83*
- IS and Its Threats to Israel
—Ideology, Organization and Mass Support *Wang Jin / 103*

History of Middle East Society

- Trib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Ernest Gellner, translated by Jiang Xinyu / 129
- On Libyan Tribal Society's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Wang Jinyan / 149*
-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ontemporary Algeria
Wang Yaqing, Sun Degang / 172

History of Egypt

-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Hebrew Civiliza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Egypt and Its Causes *Zhao Keren / 195*
- The Origins of Karnak and the Genesis of Amun's Cult
Luc Gabolde, translated by Gao Wei, Guo Zilin / 215

Academic Activities

- A Review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nd
Governance of Turke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Ma Qinghua / 241*

名家随笔

缘结天方一甲子

仲跻昆

编者按 仲跻昆先生，1938年生，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文学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仲跻昆先生撰写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阿拉伯文学通史》（两卷，译林出版社，2010）、《阿拉伯古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15）等著作，填补了我国在阿拉伯文学史领域的空白，上述研究成果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仲跻昆先生还翻译了黎巴嫩、埃及、沙特等国的大量阿拉伯文学名著。2009年，仲跻昆先生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仲先生曾获得北京大学、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埃及高教部等多次表彰。2011年，获“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之第五届年度文化人物奖（2010—2011）”与“沙特两圣寺之仆人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翻译奖之荣誉奖”。本刊邀请仲跻昆先生撰文介绍自己治学与学科建设的经验，以便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论说起来，我算是孔子的弟子仲由（子路）的后代。我们仲姓“跻”字辈的是仲由之后第72代。我于1938年生于大连，祖籍是山东黄县（现属龙口市）。我们家不能算是书香门第，也谈不上有家学渊源。祖父从山东“闯关东”到大连，在旅顺龙王塘黄泥川当护林员。父亲先后在杂货铺、鞋铺、眼镜店当过学徒，学过手艺，后与人合伙开眼镜店，算是手工业主。父亲在家乡置下房产，由两位伯父经营，他们三兄弟没有分过家，算是中农。父亲念过私塾，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学。但他勤奋好学，记得他会背诵一些古诗文，特别喜欢读《聊斋》。家里藏书不多，不过《红楼梦》《三国

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列国演义》等一些古典名著还是有的。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父亲似乎特别喜欢老舍的作品。记得小时候他让我们读朱自清的《背影》，我印象颇深，常会想起父亲的背影。母亲个性很强，幼时不肯缠足，硬要读书，结果读了师范学校，在当时大连的“沙公”“秋月”等小学当过多年教师。父母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记得老家故居的大门镌刻的门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们大概就是以此为家训来培养后代的吧。我们兄弟姊妹多，家庭不算富裕，应属小康。但父母尽力供我们上学，兄弟姊妹多受过高等教育，只是后面几个弟妹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念成大学。兄弟姐妹中有七个是在大学或中学当教师的，加上母亲，若说我们是“教育世家”，大概也是当之无愧的。

在1945年抗日胜利前，我的家乡大连在日寇统治下称“关东州”，地位相当于当时的朝鲜和台湾，受奴役的殖民地色彩比所谓的“满洲国”还浓厚。抗日胜利后，大连是苏联红军帮助维护红色政权，没有国民党插手。因此，除了幼年受过几天日本的奴化教育外，我基本上是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那时的学校不像现在这样的应试教育，学生要成天拼命忙于应付考试、升学。当时我功课可以应付，喜好文学，很喜欢读课外书，爱去书店、图书馆。上中学时，除了学校的借书证外，我还有中苏友好俱乐部和旅大图书馆的借书证。当时看的多是苏俄小说和译制影片。这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为我以后的中文水平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我在初中的时候，旅大文工团（后称大连话剧团）排演苏联著名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团里缺少戏中需要的儿童演员，便调我去演了剧中的沃夫卡一角，连排带演有半年多，使我一度迷上了戏剧。所以中学时的理想是当作家或演员。中学时还有一点特长，就是喜欢朗诵。除了学校外，当时中苏友好俱乐部每周有文学讲座，差不多每次都让我朗诵一段，如高尔基的《海燕》、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等。这对我后来译诗时掌握节奏感颇有帮助。

1956年，我毕业于大连一高中（后改为大连第二十中），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如前所述，我本来的理想是当文学家或演员，为什么会学起东语了呢？北京大学东语系多是些小语种，不像西语系和俄语系那样为人熟知，是热门专业好招生。但又由于一些外事等方面需要，国家要保质、保量地培养一批能掌握东方语言的干部。为此，就在高考前，在一些重点中学经

审查、协商，推荐一些应届毕业生，再通过高考，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实际上带有一定的保送性质。高中的班主任希望我报考，我便答应了。

北京大学东语系是1946年由留德十年归国的季羨林先生领衔创办的。全系有大大小小十多个专业，所以我一到东语系就面临选专业的问题。日语当时是个热门，大家都去报。但是从我个人的好恶来讲，就觉得别的可以学，但日语坚决不学。因为我幼年在日寇的铁蹄下尝过亡国奴的滋味，对日语有一种过度的反感。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当然也不对。我先是想学“印度语”，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叫印地语。当时尼赫鲁搞“不结盟运动”，他算是领头人，中印关系也好，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印地语，第二志愿才是阿拉伯语。当时1956年的形势是埃及总统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随之抗击“三国侵略”，气势还挺大。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热火朝天，学阿拉伯语自然也是个热门。再说小时候读《天方夜谭》，对那片地方也颇有兴趣。当时每个人要填三个志愿，我不想学太小的语种，于是就使了一个招儿，就是把日语放在第三志愿，第一、二志愿分别是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因为日语很热门，所以肯定不会把我选录为日语专业，而只能把我录为前两个专业之一。就这样，我被选上学了阿拉伯语。中国有句俗话说叫“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我的行当选的没错，我至今都不曾后悔。现在是精力不够，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我还是愿意干这行。

我国的阿拉伯语教学最早是在清真寺经堂里，学员多是回民、穆斯林。直到1946年阿拉伯语教学才分别在南北两边进入高校课堂：北边是季羨林先生邀请马坚先生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创办了阿拉伯语专业；南边则是刘麟瑞、王世清等先生在南京东方语专创设了阿拉伯语专业。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又把南京的东方语专并入了北京大学。最早教阿拉伯语的老先生都是20世纪30年代在开罗爱兹哈尔大学学的阿拉伯语。他们都是穆斯林，当年不是公派，而是靠一些民间资助去留学的。当时正是国内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回不来，在那里学的时间比较长。这拨人的优势是发音、语法不错，所以我们国家阿拉伯语后辈的基本功就比较扎实，发音、语法都比较好。那些老先生们虽然没有在国内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都勤奋好学，在学问上各有特点。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说阿拉伯语比较难学，这一点现在也是公认的。为什么说难学？过去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原来东欧国家的外交官，如

果懂一门外语，工资可以加 10%，但是如果懂汉语或阿拉伯语的话，工资就加 20%，从这点来看，阿拉伯语和汉语就算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了。那时候我们去拜访马坚先生，马先生就说，“你要说它难，也难；说它不难，也不难。要说它难，俄语有六个格，阿拉伯语只有三个格，这样一比，阿拉伯语也不过如此”。马坚先生还说，“难能可贵”，只有难，学出来才算有本事。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觉得还是应当把阿拉伯语学好的。而且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阿拉伯国家、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形势的鼓舞下，我们的学习劲头还是蛮大的。

不过从学习条件来讲，那时无法同现在相比。不像现在这样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料、现代化的传媒器材、电化教学设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时在校学习的氛围也与今日大不相同。众所周知，当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强调的是“政治挂帅”，要走“红专道路”。所以在求学的道路上，我不敢过于“钻”，过于“专”，怕被认为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为此，我在学生时代，为纪念五四运动 40 周年曾编写剧本《火烧赵家楼》，后又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编写木偶戏《白宫丑史》，用活人演木偶，我演美国总统。因为其形式有些像时事活报剧，要不断更新，所以在学生时代，我一直是一集一集不断地又编又演，直到毕业才交给下一任。这个剧颇有些影响，曾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会演，获奖后又被摄集于文艺纪录片《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歌唱》中。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若从专业角度看，我当年似乎有些不务正业。不过，尽管如此，我的专业成绩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的。这是因为，我觉得学习阿拉伯语当然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但是培养自己对学习阿拉伯语的兴趣也非常重要，我就是对阿拉伯语越学越有兴趣，欲罢不能。除此之外，我觉得还要有好的学习方法：认真做好课前的预习，遇到不懂的在课上请教老师或者课下自己查阅资料；多朗读、多背诵；多看书，由浅入深进行阅读，并通过大量的阅读记忆单词，提高自己的阿拉伯语水平。

我在大学读了五年阿拉伯语专业。我认为无论搞专业研究或是翻译，都必须有较好的中外文功底。否则，资料看不懂，原文理解得不深不透，下笔表达不清楚，文笔不流畅，那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好的科研工作者或翻译家的。而中外文功底的练就，我认为基础在课堂，深造

靠读书。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入门基础是靠课堂上老师指点，但进一步深入、修行就靠自己了。自己靠什么？靠读书。我觉得在我一生求学的过程中，让我获益最多、最好的老师大概就是书籍。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中国人则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据我所知，古今中外有不少人没有上过大学，却成了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如高尔基、沈从文、启功等。但若说有人没读过书，却成了作家、教授，打死我我都不信。在我看来，书籍就是世人最好的老师。读什么书可以由你选；读书的场所、时间也不受限制，悉听尊便：你可以半夜醒来读上一会儿书，也可以坐在马桶上读一卷书。若是上课听讲，当然不能这么随便。如前所述，我的中文功底主要是靠中小学读课外书打下的基础，而较厚实的阿拉伯文功底则是大学五年打下的基础。

1961年，我毕业留校任教。人们常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三门”干部，即家门、校门、单位门，我则只有两门——家门与校门。在国外，只要是教授，人们很自然地给他加一个学衔，称其为博士；而我则颇为惭愧，虽然忝为教授、博导，但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似乎把博士、硕士这些学衔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据我的记忆，“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似乎没有学位制度。不过那时大学本科毕业后，倒还是有研究生这一说的。我们那时毕业后都是要听从组织分配，记得当时有一个研究生的名额，我就申报了。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没学够，能有机会做研究生，再在学校继续学两三年是再好不过了。不过因为当时教研室青年骨干教师陈加厚先生要跟马坚教授“对号入座”进修，就没让我当研究生，而让我留校任教，直接教二年级。

能当教师，我也很高兴，但颇有些诚惶诚恐。汉朝的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唐朝的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所以，初执教鞭，我既感到荣幸，又有些忐忑。因为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可以自行选择的话，可以设法去当“大款”；也可以去从政当“官”。但是要做教师，就必须要做好。因为搞别的，好坏很大程度只关系你自己。但是做教师，面对的是一些学生，教好了，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栋梁，教不好，就是误人子弟。所以做教师必须有责任心，必须要全身心

地投入,因为不投入就做不好。误人子弟,从某种意义来讲等于犯罪。你想,我才学了五年,却要教二年级。学外语的大概都知道,学好学坏二年级最关键。况且,我接手的这个班的学生很多原是留苏预备班的,因当年“反修”而让他们到北京大学改学阿拉伯语,不少人年纪都比我大,我的压力可想而知。《礼记》上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对此,我深有体会。当年马坚先生也谆谆叮嘱我说:“一个教员,就像一口井。井越深,水就积得越多,打水的人才会越感到方便。要想让人家能提上一桶水,你井中至少要有十桶水。如果你井中只有一桶水,打水的人恐怕只能喝上点儿泥浆了……”怎么办?还是《礼记》上说的好,“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我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相长的确深有体会。在教的过程中学,在教的过程中成长。每次在上课前都认真备课,查词典、查资料……当然,最好的老师、最有益的救助者还是书籍。当教师后让我觉得最得意、最开心的是可以进书库开架读书。我有空就常钻图书室。陶渊明老先生在《五柳先生传》里讲自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有些人往往把“好读书,不求甚解”当成贬义。其实,读书,有时要求甚解,有时就可以不求甚解。求甚解是精读,不求甚解是泛读。无论是提高中文水平,还是外语水平,两者都需要,缺一不可,关键在“好读书”。

总体来看,我从1961年留校任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搞阿拉伯语语言教学的,而且至今我仍认为自己更擅长语言教学,虽然后来主要是搞阿拉伯文学教学与研究。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没教出几届学生。如“文化大革命”前带六五届那个班,自己很努力想教好,每天晚自习提两个暖水瓶去外文楼辅导,但只教了8个月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也同学生一起去串联,搞大批判。后来去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其间曾编了一个对口诗剧《传家宝》(又叫《一根扁担》),是一出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忆苦剧,剧中三个角色,我演两个。随后又被调回北京来参加北京大学的文艺小分队,我是演员兼创作。演剧、说相声……若从专业角度看,当然又是不务正业。后来搞复课闹革命,我就忍不住想搞业务了,在小分队里就有点“消极怠工”,他们就把我放回系里了。开始时教研室接了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要出两本书,让我校译,一本是《阿拉伯半岛史》,一本